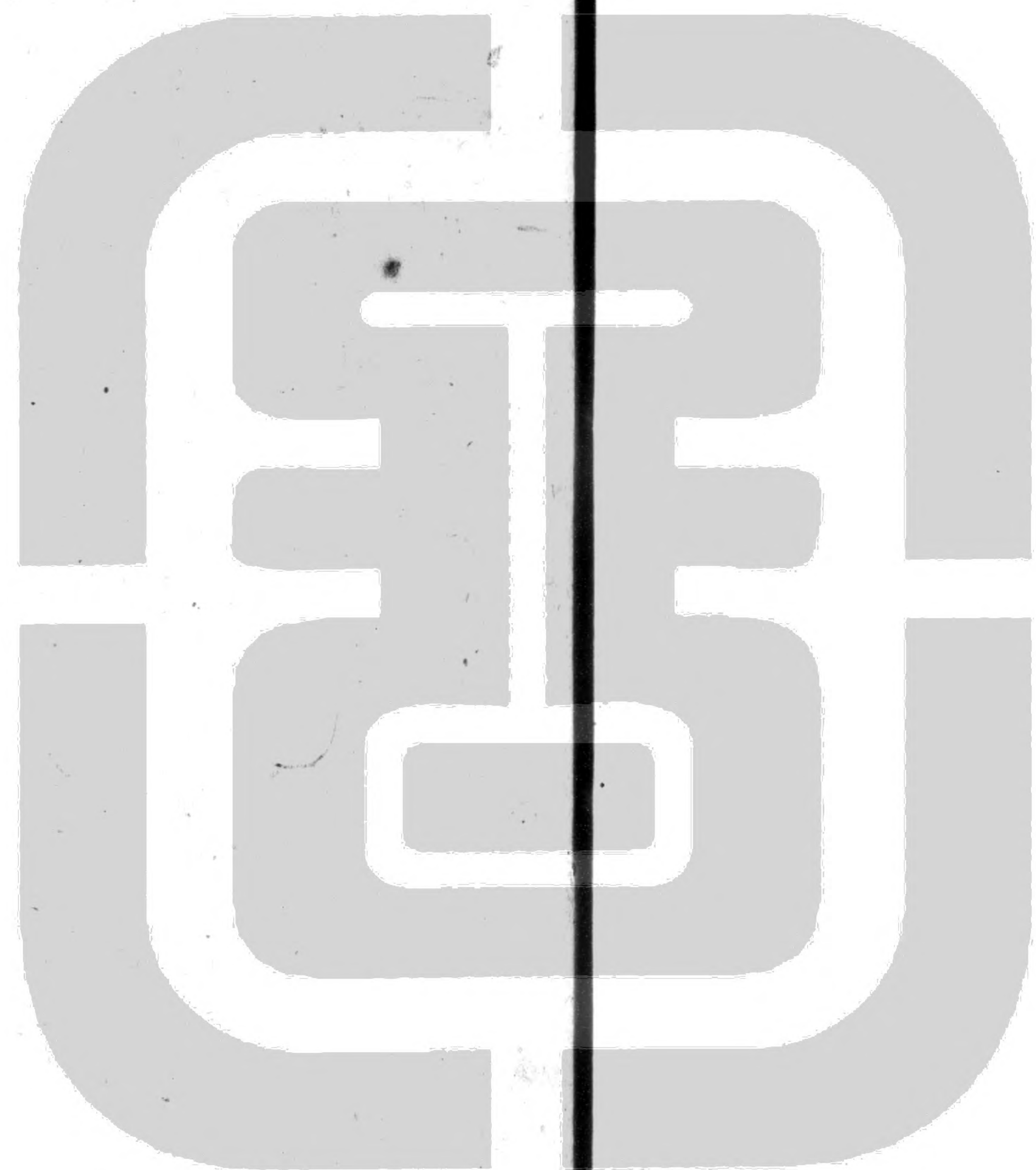


鮫埼亭集

卷十一至卷十三
碑銘



鮎埼亭集卷第十一

鮎埼亭集卷第十一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略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予讀行略中固嗟嗟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

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亾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干人之請摺撫公遺書參以行略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爲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謚之曰文孝予謂私謚非古乃溫公所不欲加之橫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公所歷殘明之官則不必隱近觀明史於乙酉後諸臣未嘗不援炎興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義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

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藝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所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跪跪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寬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旣謝

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
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
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
蔽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
顯純與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
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况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
行略誤以爲論二人決不待時今據逆案妻子流徙公又毆應元胸拔其鬚
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
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已入逆案六
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

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三千金於公求弗質公卽
奏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
對簿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貞填寫空本故
永貞論死而實未減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
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
惻朕懷旣歸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
逮也謂公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
自明十三朝實錄上遡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
諸經旣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
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旣盡發家藏書讀之

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于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口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戢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爽齡爲之魁傳其學者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王朝式輩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之及門年尚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戢山弟子如祁章諸

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戢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是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口侍郎口口莫不傾筐倒庋而返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竝負異才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於是儒林有東澗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

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而踰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美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鍼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鍼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與陳公子貞慧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鍼恨之刺骨戊

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公以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大兵果入口甲申難作大鍼驟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公里中有奄黨首糾劉忠介公并及其三大弟子則祁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公也祁章尚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挂於彈事聞者

駭之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姪官光祿丞者復疏糾遂與杲竝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土柱亾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寧南軍晉陽之甲雖良玉自爲避流賊計然大鉞以爲揭中人所爲也公等惴惴不保駕帖尚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澗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授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

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亂兵因之總兵陳梧白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噪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公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尋以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能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

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持議嶽嶽悍帥亦懾於義不敢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

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餉而正中與公二營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走公營異於牀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爲繼佐治舟使同西行遂渡海剗潭山烽火遍溯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爽等爲內應會大兵已纂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

按是役也正中實以敗歸公爲正中墓表不無溢美予攷正之不敢失其實也公遽歸入四明

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公駐軍杖錫寺
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善與山民
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焚其寨部將茅
翰汪涵死之公無所歸於是姚江跡捕之檄累下公以
子弟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
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
山寨諸營官爵公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
亦莫如翊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
督其不自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
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而大

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以待命蕩湖掾至得免時
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如熊公
汝霖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
公旣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
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
故里而 中朝

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
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
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
間行歸家公之歸也吳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鳴

咽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
乞師日本抵長琦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
是馮公第二次乞師事公既自桑海中來杜門匿景東遷西徙靡
有寧居而是時大帥治瀾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
卽行翦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而
馮侍郎京第等結寨杜畧卽公舊部風波震撼齟齬日
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竝懸象魏又有上變於
大帥者以公爲首而公猶挾帛書欲招婺源中鎮將以南
援時方搜勦沿海諸寨之竊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寨
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首以馮侍郎交通有狀被縛刑

有日矣公潛至鄞以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
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間使至被執
于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
爲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懼也熊公
汝霖夫人將逮入燕公爲調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漸滅
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于是始畢力於著述而
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葢山時頗喜爲
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
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
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問學者旣多丁未

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葢山之緒已而東之
 鄞西之海寧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
 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講公不得已應之
 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
 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
 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
 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
 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
 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
 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

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
 藹先以詩寄公從臾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
 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
 嘏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
 奏

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 詔以
 葉公與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脩明史徐公以為公非
 能召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與
 化李公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已亦
 老病為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抄公

案此係興化李清宇映
 碧宏光時由御史擢大
 理寺寺丞非評事也李
 公著有南北史合注南唐

書合訂諸史同異歷代
不知姓名錄三垣筆記等
書

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叅史局又
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脩皆公門人也公以書
荅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
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
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
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曰吾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夏
峯梨洲二曲也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
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
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足以昭道術之盛兵
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寧從受三易洞璣及官京師
尚歲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老不
能來此外更無其倫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
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
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
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
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

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公雖年逾八十著書不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長百藥娶李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氏閣部忠襄公嘉績孫女戶部尚書延齡女繼虞氏次百家聘王氏侍郎翊女未笄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卒女三長適朱朴次適劉忠介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忠介送之豫訂爲姻者也次適朱沆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

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脩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

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歷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箴箴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故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園要義諸書共若干卷

行略尚有元珠密語其實非公所作其後

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以爲不傳之秘而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

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雷書一卷則佐王之略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遯山陽舊侶而其

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其後廣之爲明文海其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叅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鄴嗣爲明詩案隱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

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誌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歸盡近人規樞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臯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不赴徵書

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撒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鄮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揚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

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略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

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皆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其中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吾辭

聖天子之召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爲實可哉卒辭之公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鄴之天一閣范氏欵之叢桂堂鄭氏禾申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

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卽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
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
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今大理寺卿休寧汪公澹
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
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於
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旣沒知黃氏之學者吾子而已予
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厓海之孤臣寒
芒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公有日本乞師紀但載馮侍郎奉使始末而于已無
豫諸家亦未有言公會東行者乃避地賦則有曰歷
長埼與薩斯瑪兮方粉飾夫隆平招商人以書船兮
七昱緣於東京予旣惡其汰侈兮日者亦言帝殺夫
青龍返旆而西行兮胡爲乎泥中則是公嘗偕馮以
行而後諱之顧略見其事於賦予以問公孫千人亦
愕然不知也事經百年始攷得之

對然不映出車繇日平故效縣文

行而身端之願細具其事效顯于以聞公孫千人亦
青龍以故而西行今斯縣平武中限景公嘗以
少是絲似東京中題其大對今日春亦言帝孫夫
吳社與對洪誥今大林贈夫劉平陸商人以書無令
新編定亦未言公會東行言次錄此湖順音曰

鮎埼亭集卷第十二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亭林先生神道表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
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
達者始自明正德閒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
事溱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
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
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

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寧人乙酉改名炎武亦
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
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
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
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畱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
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
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
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
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
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

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
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
者莫如薛良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
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
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
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
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
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
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
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

之文到處卽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

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尙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保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沈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旣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沈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

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
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尙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
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
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
翫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
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旣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
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
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
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
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

里言分者山崑山華方
恒也方恒字嶠初父
重華官太常少卿方
恒字正午舉人煥倚
父排榜作咸里中後中
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山東
金吾道第即侍郎文懿
方謁

張石舟謂求救者
歸高士元恭其集
者錢雲山謙益也

此交口口本當作雲
山二字

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
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媚復投里
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救先生不繫訟曹而卽繫之奴之
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口口者口口欲先生
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口口
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
列揭於通衢以自白口口亦笑曰寧人之卞也曲周路
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
識兵備使者乃爲懇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
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

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
 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
 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
 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
 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
 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
 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
 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
 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
 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

案此即姜元衡即墨
 人順治己丑進士授編
 修升侍讀本黃姓
 考同縣故兵部黃尚書
 家僕元衡改姓後以
 養親回籍揭告其主
 原任錦衣衛都指揮
 使黃培見任浦江縣
 黃坦見任鳳陽府推
 官黃貞麟等二十四
 人逆詩一案并牽涉
 志節錄一書陳濟生
 者明登瀛文莊公仁錫
 之子喜刻書籍而忠
 節錄係吳人施明沈天
 甫夏麟奇呂中等
 偽撰蓋以臨江南北諸
 名士又偽造故相吳姓
 一序以脅其子中書吳
 元萊康熙六年二月
 天甫等遂首告此書
 朝廷知其奸下刑部嚴
 鞠遂斬天甫等

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為
 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為先生所作首之
 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
 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為告急於有力者親至
 歷下解之獄始自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
 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
 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
 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
 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
 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

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卽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

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訥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

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
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
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
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
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
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
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不欲久畱渡河至代北復
還華下先生旣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
之懇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卽饒足徐尚書乾學兄

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
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
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荅曰昔歲孤生飄搖風
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
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
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
次年卒於華陰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慎以承其祀
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干壑高弟吳江潘耒
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
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

案年譜先生卒于曲沃又云程子衍生者後立洪子洪慎子世極爲孺子後此皆誤

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徐尚書之冢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予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

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怍

二曲先生窆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

敗信吾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
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
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
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十餘人盡沒彭
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
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爲
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
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
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麤解
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

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
里巷閒聞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
學爲已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
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
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
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
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
嘗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
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
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脩愚則以悔過自新

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
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
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
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
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
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
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
則直向其根源剷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
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
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

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
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
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
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
諸儒之說醇駁相閒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
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
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
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
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
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

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旣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啖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

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蓋屋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搥胷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閒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

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且不寐卽戒行毗陵學者固畱
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
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
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
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大哭
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塚土西
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
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
能徒抱臯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學真行
實輕於一出尙受謫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
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
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八
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
馬送使覲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
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
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
守之先生固稱病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

與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聖室平生心跡頗在聖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歛以麤衣白棺卽懷聖室錄感以當含飯權厝聖室三年方可附葬母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覩惟吳中顧寧人至則款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

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何強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

御覽也置之

時有宰相自負知學遂以文采不足請先生君子哂之

先生四十以

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旣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中箱所藏惟取

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
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
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
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黃
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峰自明
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
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
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責沈之恨過泗之慙
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
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
地倚天尤爲莫及子二慎言慎行慎言雖以門戶故出
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
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
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蓋屋有其母
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
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啓人之大噓
又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馴將崩剝一
且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
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

言濯濯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
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應先生之沒六十年遺書湮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
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
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
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爲請曰微吾丈莫
悉諸老軼事也其盍敢辭應先生諱撫謙字嗣寅學者
稱爲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尙倫故孝子先
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卽以
斯道爲已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曰
虞峻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恒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其

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廝足蔽風雨簞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床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却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寧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起旣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許令嘿然不怡旣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卽至何忽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

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
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
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
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
史圖南以視籬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
日遇於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
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
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跖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
曰吾尚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
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

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
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迫是孟子
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
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
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
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
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於心康
熙二十六年病革尙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
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
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

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
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如千卷其
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抄而傳之姚江
黃丈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
能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蓋
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謂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
年或謂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或謂魯齋爲學究是皆
過情之訾若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
之唯阿論學者尤當以此語爲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
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
知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
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
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其
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
之門人曰凌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
姚洪任敬恒有篤行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
後一坏之士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邈世無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劫運剪
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木長芾

苦清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以適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卽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于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先生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于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嘗展蕺山墓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極意求爲繼粟繼肉之舉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葺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習氣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

恒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于湖上之某原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据所聞於前輩者爲詮次而系之銘曰

三年食薇餓死不悔胡奴之米磨之戶外蔽山高弟心傳罔媿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蜃園先生神道表

蜃園先生歿七十有餘年再絕世遺文散佚其從曾孫錫植始哀其叢殘之作合爲數卷乞表章於當世子惟先生之大節在天壤無人不知顧生平顛末則未有詳述之者異日國史隱逸傳將何所攷乃畧爲摭拾纂文一通使表之墓先生諱天植字因仲浙之平湖乍浦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父有隱德先生少而蕭散其於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無欲則心真心真則情摯情摯則氣厚時時以誨學者亦頗就清言登崇禎癸酉鄉薦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

先生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爲有隱隱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彭仲謀作先生傳以爲國難後始改名者非也旣游遭喪亂遣妾遣婢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畀所後子震與其女髡其髮別其妻逕入陳山自是足不至城市訓山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村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陳山之僧開堂先生避喧始返其蜃園復與妻居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棕鞋竹筥以佐之時有好事者約爲月給供先生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踰垣而避其所賦詩皆弔甲申以來之殉節者蜃園者

乍浦勝地可以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先生益困不復能保其園乃復以妻委之婿家而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贖蜃園而歸之於是先生復與妻居則年已七十矣所後子震亦稟先生教業諸生願以謀食走四方二老相對時時絕食歎曰吾本爲長往之謀願蠟屐未能乘桴又未能至於今日悔之無及待死而已有餽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雙耳失聰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凝叔自江西來造其廬相對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凝叔固以請

曰此非盜跖物也乃納之凝叔因屬曹侍郎倦圃糾同志復爲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俄而使至則言先生果堅拒不受凝叔歎曰吾淺之乎爲丈夫也嗚呼信夫凝叔之淺也但知爲先生謀食而不知爲先生謀施食之人夫倦圃 新朝之貴人也先生肯食其食亦何待凝叔故昭法之在吳中能食之者惟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昭法聞凝叔之舉而卜先生之必不食其可謂相知以心者矣不數月先生死其時有鄭嬰垣者亦乍浦人也孤子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前數年凍死雪中而先生亦竟以餓死仲謀又言先生能豫知死日賦詩而逝意以爲禪定之功也予謂先生披緇而未嘗談空蓋其靜極而明何必從葱嶺得力乎先生生於萬歷十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十有一年二月初九日其年八十有二娶黃氏葬於牛橋之西其所著蜃園集自震死乏嗣十不存一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間尚有傳者其銘曰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叔之言先生不媿百年宰木護茲遺蛻

鷓鴣先生神道表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戴山劉忠正公之門者
三伯子卽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
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
下以三黃子稱之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
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等而寡岸
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
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
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壩伯子西下
海昌先生留龕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

生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岩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寮間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尚書鄴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高旦中等爲畫策而方僧本欲挺身爲請之幕府道濟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旣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始息肩忽入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卽戶部子斯程也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其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寄帑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而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之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賈值皆有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如此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

軌革王遁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

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泥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

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旣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

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數往順天左旋巽五次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無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亦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闕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

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闕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闕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闕大有卽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卽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

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旣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艸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符之以著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卽太極

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嘽嘽莫敢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

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遊於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鑪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歎曰奪我希世珍天真扼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繙澹歸通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菴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浴門託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

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頽唐大似誠齋性極僻雖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先生雖好奇字然其論小學謂楊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生於萬曆四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前孺人徐氏後孺人馮氏子二葬於

化安山先兆旁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故居被火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俱亡從孫千人以予銘其大父梨洲先生之墓爲能盡其平生之志請更表先生之墓惟是遺書旣不可見而耆老凋喪亦更無人能言其奇節乃畧具本末而詳載其論易諸篇之幸而未泯者以付千人使勒之墓上或曰先生晚年嘗作一石函錮其所著述於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予因令于人禱於先生之靈

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子
耶其銘曰

逃劔鏃以亡命兮保黃箭之餘生啖野葛幾一尺兮猶
能據臯比以鏗鏗我過刻上兮如聞黃玉笛之哀鳴嗟石
函其竟安往兮徒使人惆悵而屏營

施石農先生墓志銘

石農先生姓施氏諱相字贊伯杭之仁和湖墅人也故
明諸生乙酉後棄衣巾爲遺民杭有幽勝之地曰河渚
四面皆水所謂西谿者也法華諸山臨之古梅數萬本
夾峯相望花時舟行其下暗香踈影中時聞欸乃當宋
時爲洞霄宮輦道所經顧未聞有名人居之明嘉靖中
甬上萬都督鹿園丙舍在焉以故萬氏子孫多守墓於
此其後有鄒氏草堂則鄒孝直避人處也招集諸耆老
觴詠其間河渚之名始著孝直卒草堂客散先生游其
地樂之築幽居自城北徙宅焉徐先生狷石者故先生

之學侶來依以同居而萬先生公擇亦自甬上來丙舍
中三人相得驩甚于是谿上遂成講堂公擇乃爲先生
首賦幽居二十四絕同志張止菴秦開地輩俱和之世
所稱幽居唱和詩者也公擇嘗曰石農雖謝人事然其
中耿耿者未下傷曹檜之不振望西都之□□思深哉
非田園之音也先生論學不傍門戶不標宗旨公擇之
學出於姚江而狷石以應潛齋爲友各有源流然先生
皆不相依泝獨以所見自成其是狷石性孤梗諤諤多
所否晚而於潛齋亦間有糾繩顧獨推先生故四十年
相依如一日先生有子雲蒸亦賢杜門養父其事狷石
如父顧日益貧先生乃拉狷石返其故居父子迭出謀
食以養狷石未幾狷石卒先生父子適皆出門人疑所
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遂盡出
簪珥以成禮先生歸而喜曰不愧吾婦未幾先生亦卒
無以爲喪故人或爲禾中守或爲茗中令各以百金來
致襚雲蒸再拜謝之曰是非吾先人意也使感嘆良
久而去嗚呼卽先生之子若婦觀之而平日之立身可
槩見矣先生之沒已再世子屬金觀察江聲求其遺書
旣得之矣觀察之家不戒于火先生之集亦遭其厄僅
存遺詩一卷年來幽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一椽

并開地之暫栖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消沈殆盡予每過谿上輒爲神傷者久之吾友王瞿居湖墅予令其訪先生之軼事良久不得報乃据所知爲文令納先生之墓瞿有事于杭之文獻如先生者豈可聽其脫落不傳乎醇儒高士任所位置予文聊以充幽居之掌故焉其銘曰

匪風惻惻下泉騷騷志士夢周亦復徒勞花隴離離柳泉滔滔我歌一曲以當大招

祁六公子墓碣銘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使以貂參聘遺老凡六人其一爲故大學士膠州高文忠公時方寓山陰也其一爲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爲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爲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行遯去而二人者竟降亦卒不得用於是別稱爲四忠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

白如瓠而雙足重趺頗惡劣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
跣趺娶朱氏故少師滇黔制府忠定公燮元女孫都督
後府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東江兵起恩卹諸
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鴻
孫者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戴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
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
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
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
四方簪履望以爲膏粱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
自在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

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
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
以爲亭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
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
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
呼若耶谿娃以荐之又發淡生堂壬遁劍術之書以示
之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
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
茗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
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旣讞兄弟爭承祁氏之

容謀曰二人并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
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爲之衰
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寧
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
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
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薦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
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
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籓座上摩其足而嘆曰使我困
此間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
我將西歸入暮跣趺垂肩久之旣又張目久之始卒發
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
祔乃知爲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于是得歸塋公子
性終好奇其東歸也留一妾焉及披緇時亦累東游東
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寧古塔磨姑足稱
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爲寧古塔第一令人
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
歸也與君始商夫人妣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
人字冢婦曰楚纓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
被難孺人尚盛年朱氏哀其癸獨以姪從之遂撫爲女
孤燈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之女後

歸杭之趙氏是爲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爲予言公子大節有光於忠敏矣而駱丞行遜之踪世多未諗請爲文以表之聊據所聞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墅一門之衰抑亦江東文獻大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爲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味焉食我歌大招旌茲幽宅

鮑琦亭集卷第十三

